



锦衣之下

JIN YI
ZHI XIA
下

蓝色狮 著

锦衣卫佼佼者相中机灵女捕快
同为朝廷卖命，一个受圣上恩宠，一个常餐风露宿
见招拆招，智高压制

锦衣卫佼佼者相中机灵女捕快

同为朝廷卖命，一个受圣上恩宠，一个常餐风露宿

见招拆招，智高压制



我的今夏，
自有金甲神人护佑，
能逢凶化吉，
遇难成祥。

蓝色狮·著

VIX IHZ
LA NIF

下

锦衣之下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锦衣之下：全2册 / 蓝色狮著. — 哈尔滨：北方
文艺出版社，2015. 1

ISBN 978-7-5317-3160-3

I. ①锦… II. ①蓝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13024号

锦衣之下 (全2册)

选题策划 / 石颖 唐婷
作 者 / 蓝色狮
责任编辑 / 王金秋 牟国煜
特约编辑 / 唐婷
封面设计 / 黑桃捌
封面绘图 / ENO.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地 址 /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D栋526室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邮 编 / 150080
经 销 / 新华书店
印 刷 /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/ 710×1000mm 1/16
印 张 / 37
字 数 / 520千
版 次 / 2015年5月第1版
印 次 /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/ 55.00元 (全2册)
书 号 / ISBN 978-7-5317-3160-3

目录

- 001 | 第十六章 | 提防 | “以后若难过了，我的肩膀可以借你。”
- 018 | 第十七章 | 测字 | 治得好的是病，治不好的是命。
- 043 | 第十八章 | 企图 | 天涯地角有穷时，只有相思无尽处。
- 059 | 第十九章 | 眉目 | 覆巢之下无完卵。
- 079 | 第二十章 | 交手 | 众生皆有佛性。
- 099 | 第二十一章 | 说亲 | “这句话，我一直等着他来问我。”
- 111 | 第二十二章 | 潜伏 | 有因，才有果。
- 136 | 第二十三章 | 故往 | “但你有失，我这辆车纵能长驱直入以一当十，也无用武之地。”
- 154 | 第二十四章 | 涉险 | 虎父无犬女。
- 177 | 第二十五章 | 解围 | 看见她好端端地站在自己面前，他方才真正觉得一颗心终于安稳下来。
- 193 | 第二十六章 | 违心 | 夫风生于地，起于青萍之末。
- 214 | 第二十七章 | 认亲 | 夕阳依旧垒，寒磬满空林。
- 249 | 第二十八章 | 落定 | 两人四目相望，自是有千言万语，却是不能说。
- 269 | 尾声
- 271 | 番外 | 初心
- 283 | 番外 | 婚后生活二三则

第十六章 提防

次日，辞过杨程万后，今夏在马车上才将阿锐之事告知杨岳，但因为翟兰叶之死尚要瞒着杨岳，故而也不敢细说，只说阿锐被人所害身受重伤。

杨岳不解：“何不把人交给上官堂主，带他去浙江做什么？”

“他中的是东洋人的毒，大概是陆大人想等他醒了，问个究竟吧。”今夏含糊答道，“陆大人行事，哪有咱们多问的余地。”

杨岳始终觉得一头雾水，后来看见阿锐面目全非的模样也吓了一跳，好在他惯于守本分，也未再多问。

如此一路南行，过了江，经由镇江，再到溧阳，两日后到了宜兴。

这两日杨岳给阿锐换过药，断断续续喂他喝了些粥汤，阿锐始终未见清醒，一直在昏迷之中，好在伤口已在慢慢愈合。

陆绎的外祖母家是此地的大户人家，今夏立在外头，瞧着眼前的青瓦白墙，觉得说大户人家多半还是小瞧了，他家怎么也算得上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吧。

小厮通报之后，连忙就有管家模样的人急急奔出来，引着他们一行人、连同马车进了宅院之中。今夏与杨岳被安排在一处小院歇息，陆绎则径直入内院去了。

在此地歇息了一夜之后，预备上路时，今夏才发现又多了两辆马车，比原先的要精致许多。

“我的一名表妹要回乡扫墓，正好与我们同行。”陆绎淡淡道。

今夏怔了怔：“您还有表妹？”

“我又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，自然有表妹。”

正说着，一名纤纤少女由老嬷嬷扶着出门来，旁边还随侍着两个丫鬟。

“大哥哥。”她朝陆绎施了一礼，轻声道，“去年年下，二哥哥就带了蔷薇露和玉簪

粉来给姐妹们，说是大哥哥特地备下的。”

陆绎微笑道：“不值什么……来，这两位是六扇门的捕快，袁今夏和杨岳，此番协助我办公务，这一路他们都会同行。他们身上都是随身带刀的，你见了莫要心惊。”

今夏瞅了眼自己身上的朴刀，默了默。

这一路往南，山路颇多，曲曲折折，马车行起来并不快。杨岳给昏迷中的阿锐喂了些米汤下去，又给他的伤口换过一遍药，才爬出马车外，与驾车的今夏并肩而坐。

“他怎样了？”今夏低声问道。他们这辆马车殿后，距离其他三辆马车尚有些距离，倒也不怕被人听见。

“伤口倒是愈合得很快，就是人总不醒，会不会是这里头受了伤？”杨岳用手指了指头。

“不会，我检查过他的头部。”今夏口中虽然这么说，心里也有点犯嘀咕，“……不过万一有牛毛针之类的暗器，说不定没看出来。”

杨岳道：“我想，还是该找个大夫给他瞧瞧。”

“嗯，等歇息的时候我找时机和陆大人说。”今夏道。

闻言，杨岳愣了下，想起爹爹的话，遂道：“……还是我去说吧。”

听出他语气有异，今夏瞥了他一眼：“你怎的了？这几日我就觉得你古里古怪的，好像老防着我。”

“哪有。”杨岳不自在地从她手中接过缰绳，做专心驾车状，岂不料他这副模样落在今夏眼中更显心虚。

“快说，爷没耐性你是知道的。”今夏伸手作势欲挠他腰眼。

“别闹，待会儿惊了马可不得了。”

今夏睇他：“是不是头儿吩咐了什么，你不敢告诉我？”

杨岳不作声，专心致志地赶车，今夏也不迫他，歪着头专心致志地盯着他看。过了半盏茶工夫之后，杨岳终于败下阵来，叹了口气道：“爹爹说了，叫我看着你，让你离陆大人远点。”

今夏一怔：“头儿是怕我得罪他？”

“爹爹也没说特别清楚……”杨岳抖了抖缰绳，“我估摸他的意思，一层自然怕你无意中得罪了他，还有一层大概是担心男女有别，怕你被他占了便宜。”

“头儿就是容易想太多。”今夏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朝前头努努嘴，“你瞧人家表妹知书达理如花似玉，怎么可能瞧得上我。”

“说得也是。”杨岳附和着，随口问道，“那位表妹叫什么来着？”

没好气地转头瞪了他一眼，今夏才答道：“淳于敏，她是陆大人的外祖母的娘家大哥的二公子的女儿。”

“啊？”杨岳一下子没听懂，在脑中捋了好几遍才反应过来，“她是陆大人外祖母的侄孙女，如此说来，她也是大家闺秀呀。”

“还用说，服侍她的老嬷嬷比我娘都气派。”今夏啧啧道。

正午日头正烈，好不容易寻到了一家山野小店打尖，但小店中唯有大饼和野兔肉，做得粗粝，莫说淳于姑娘，便是随侍的丫鬟嬷嬷也都皱了眉头。

见表妹食不下咽，陆绎便让店家复去做些清淡点的菜肴端上来。今夏在旁无趣，自取了大饼到店外边，边看着车夫给马匹饮水边撕饼吃。不多时，整张饼便已囫囵吞下，究竟什么滋味也没尝出来，只管个肚饱。

给马饮过水，两名车夫自她身旁经过，径直进小店去。今夏若有所思地转头看了眼他们的背影，眉间微微蹙起。

一根兔腿从旁递过来。

“兔肉是老了些，你多少也吃点吧。”杨岳道。

今夏摇摇头：“你吃吧，天热，我吃不下……你看见那俩车夫没有？”

杨岳也不勉强她，缩回手来，点头道：“看见了，是练家子吧？”

“不是一般的练家子，”今夏拧眉，“瞧他们走路的样子，哪里像个人下人。”

“兴许大户人家的车夫是比寻常车夫要气派些，再说，淳于姑娘出远门，外祖母派几个身手高强的人护卫着，也是情理之中。”杨岳转向她，“怎的？你疑心他们有问题？”

“就是觉得不像车夫……你待会儿记得提醒陆大人一句，对他二人多加留意。”今夏叮嘱他。

杨岳点点头。

说话间，有人自身后行来，今夏心有所感，扭头看去，正是陆绎，身旁还跟着淳于敏。

陆绎对杨岳吩咐道：“淳于姑娘因车马颠簸，脾胃虚弱。我看这店家的饭菜也寻常得很，你善厨艺，能不能料理两个小菜，好歹让她多吃几口？”

“大人过奖，卑职只担心山野之地，只怕食材上……”杨岳颇为难。

“你先去灶间看看，不要你做山珍海味，可口就好。”陆绎温和地坚持。

杨岳只得去了。剩下一个今夏在原地，只能干看着他们两人，偏偏陆绎也不开口。

“那个……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大杨待会儿若做得不好，大人您也别怪他。”今夏朝淳于敏也是一笑，“淳于姑娘也请多包涵。”

淳于敏温婉笑道：“袁姑娘说的哪里话，是我给你们添麻烦了，该请你们多包涵才是。”

寒暄客套是今夏的拿手活，当下笑道：“山路崎岖难行，天又热，怪不得姑娘，便是我们也无甚胃口。”

“你们当捕快，成日东奔西跑，甚是辛苦吧？”淳于敏问道。

“分内之事，都是应当的。”今夏笑道，“其实，这一路行来尚好，若是遇上大雨，那才真叫辛苦。”她话音刚落，就听见远远天边滚过一阵闷雷。

陆绎斜睨了她一眼，什么都未说，转身仍入内去。淳于敏朝她笑了笑，也跟着进店去了。

今夏眯眼，手搭起凉棚，朝远处眺望，果然看见天际处云层乌压压的。

“也许只是过路的云，不一定会下雨吧。”她喃喃道。

吃过杨岳所做的山珍小菜，一行人复启程，才行了不到一个时辰，瓢泼大雨从天而降。原本就崎岖的山路泥泞不堪，越发艰涩难行。马车时不时陷入泥坑之中，今夏所在马车因载物最多，车上还有个阿锐，故而是马车中最沉的一辆。

今夏与杨岳忙活着将粗毯铺在车轮下，再策马推门，淋得像落汤鸡一般。饶是这样，还是有些坑实在难以逾越，幸亏陆绎让前头的一名车夫来帮他们推车，这才顺利前行。

除了他们这辆，其他几辆马车状况也好不了多少，连陆绎都亲自来推马车。除了淳于敏，因陆绎坚持不让她下马车，其他众人皆是全身湿透。

终于在日暮时分到了镇上，住进客栈之后，各自先回房中梳洗更衣。

今夏才换好衣裳，边想心思边擦着头发，听见有人敲门，开门后她便怔了下一——已换过一身竹青直身的陆绎立在门口。

“大人……”她原想问他有何吩咐，转念想到自己方才思量的事情，连忙伸手把他拽进来，径直把门关上。

见她秀发半湿，又见她紧张地关门，陆绎颇好奇地静观其变。

“大人，有件事我得提醒您一下。”今夏正色道，“不知道大杨向您提过没有，淳于姑娘所带的两名车夫有古怪。”

“有什么古怪？”听闻是这事，陆绎兴致不高，淡淡问道。

“那两人都是练家子，而且功夫不弱。今日帮我推马车的那人，内力明显要强过我一大截，着实不像寻常看家护院的武师。”

“那么，你觉得他们会是什么人？”

今夏皱眉忐忑道：“那就保不齐了，会不会他们像阿锐那般，也是严世蕃的人？”

陆绎叹了口气，静默了片刻，才道：“我会留意他们……你这整日就在想这事？”

“当然，我越想越觉得他们可疑，大人您一定要多加小心。”今夏说罢，这才后知后觉地发觉陆绎手里还端着碗汤，“……这是姜汤？”

“嗯。”陆绎点头。

“大人您还特地端姜汤给我喝，您真是太客气了，卑职何德何能……”

今夏满心欢喜，一边客套着一边就去接姜汤，却见陆绎缩回手去。

“不是给你的，是让你替我端去给淳于妹妹，她是姑娘家，我不好进她屋子。”陆绎吩咐道，“你快端过去吧，姜汤趁热喝才好。”

“……卑职遵命。”同样都是姑娘家，但身份地位不同，果然是云泥之别，今夏暗叹口气，把半湿头发随意一缩，接过陆绎手中的碗，就去给淳于姑娘送姜汤。

待她回来时，陆绎已经离开，有一碗冒着热气的姜汤好端端地摆在她桌上。她愣了一瞬，估摸着是杨岳给她送来的。

“还是自家人好。”她心里虽这么想着，却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。

客栈人多眼杂，虽然请店家专门将载着礼品和阿锐的马车停入库房之中，杨岳还是不甚放心，用过饭后便匆匆赶到库房，寻思着他若还是昏迷就将他偷偷背上楼去，让陆大人请个大夫来看看才行。

当他掀开车帘，再挪开特地遮挡住阿锐的几个礼品盒子，看见阿锐时——他的双目已经睁开，定定地盯着马车顶棚，一眨不眨。

“你醒了！”杨岳喜道。

听见他的声音，过了好一会儿，阿锐才缓缓把目光挪到他脸上，望了片刻，然后冷笑一声。他面上的伤尚在结疤，一笑，疤痕牵扯着面皮，越发显得怪异之极。

杨岳倒不在意，安慰他道：“你身上的伤基本都已愈合，只怕你现下觉得痒得很，不过不用担心，再忍耐几日，待痂都掉了就没事了。”

“你……”阿锐干涩艰难地发声。

见状，杨岳忙先将他扶起，喂了些清水让他喝下。

尽管嗓子润泽过，阿锐目光中的冷嘲却丝毫未减，看着杨岳道：“你，救我？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”

杨岳莫名其妙地看着他。

“那夜，巷子里的事，你莫非都忘了？”阿锐冷冷地看着他。

杨岳脸色大变：“你在说什么，什么巷子？什么事情？……”

“难不成你都忘了，翟兰叶，爱别离，你都不记得？”

面上血色褪尽，杨岳双目直勾勾地盯着他，不可置信地缓缓问道：“你是说，那不是一场梦？是真的？”

阿锐大笑，面上疤痕扭曲狰狞：“当然不是梦，那是我费劲安排的，就是为了让你看见翟兰叶死在‘爱别离’怀中，你怎么会以为它是梦！”

“她死了？！”杨岳一时觉得连气都喘不上来，“她真的死了？那不是梦？”

这下子，轮到阿锐微微愣住，从陆绎找到翟兰叶的金饰起，他就以为自己杀翟兰叶一事已经败露，没想到杨岳竟然完全不知情。

“她怎么死的？是谁杀了她？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？！”杨岳神态间已显出癫狂之态，也不再管阿锐是不是伤者，双手紧紧攥住他的衣领，力道之大，差点让他窒息。

见他喘气艰难，连话都说不出来，杨岳才略松开少许，凶狠道：“快说！你说！”

阿锐冷笑道：“真正的凶手是你自己！”

话音刚落，杨岳就重重地给他当头一拳，打得阿锐头晕眼黑，面上数道伤痕迸裂开来，鲜血渗出，甚是可怖。

“说！到底是谁！”杨岳怒吼道。

“呵呵……若非你执意将她送走，她也不至于会死。”阿锐抿了抿嘴角的血，冷笑道，“她是谁的人你都没弄清楚，就敢把她送走。”

“她是谁的人?!说!”

阿锐嘿嘿笑着,却又闭口不语。

胸中满胀着怒气,杨岳又砰砰给他两拳:“说!她是谁的人?到底是谁杀了她?!”

“你何必如此,其实她也没受什么苦,”阿锐已满脸是血,笑着,缓缓伸出自己的手,作势在咽喉处一招,“女人家的喉骨很脆弱,轻轻一捏,就碎了。”

“是你杀了她!”杨岳连想都不用想,双目充血,两手掐在他的脖子上,死死地,用尽全身力道地掐下去。

“大杨!”今夏不知何时冲进马车内,一记手刃斩在他手臂的麻筋之上,迫他松开手,“你疯了吗!莫忘了你是捕快,怎可任意杀人!”

从杨岳手中脱身的阿锐软绵绵地倒在一旁,不受控制地连连咳嗽。

“他杀了翟姑娘!他杀了她!”杨岳如受伤野兽般嘶吼着,“我看见她的那晚,不是梦!不是梦!她真的死了!”

终于,他还是知道了!今夏怔在当地,不知该如何安慰他,也不知该说些什么。

她的神情落在杨岳眼中,他顿时明白了:“你,早就知晓了!”

今夏艰难地点了点头。

“何时知晓的?”

“……你告诉我,梦见她死在巷中的那日我就已经知晓了。”

杨岳深吸口气,定定地盯住她,目中有悲伤有愤怒有失望等等诸多情绪交织。

“你为何不告诉我?!”他怒道。

“我就是怕你变成这样……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你……”今夏也是满腹无奈,“这件事情牵扯太广,我不敢告诉你……我……”

“你、你怎么能……你明明知道、明明知道我对她……”有泪自杨岳眼中滚出,烫得灼人,“你怎么能瞒着我!怎么能!”

“我错了,大杨,我错了……”今夏恳切地望着他。

杨岳静默了好一会儿,不再理会她,转头复看向阿锐,一手已从靴筒内抽出随身匕首,身子欺过去。

“大杨,不可!”今夏急唤道。

“我什么都不能为她做,只剩下这件事!”杨岳低沉道,“是他杀了她!”

“大杨,你不能杀他!真的不行!”

阿锐身上想必还隐藏着许多秘密,今夏也急了,探身去夺杨岳的匕首,但他牢牢握住,纹丝不让。

一把匕首在两人之间,刀光雪亮,映着阿锐漠然的面容。

“大杨,莫忘了你是捕快,怎可私下杀人!”今夏抢不下匕首,口中苦苦相劝。

“我只知晓,他杀了翟姑娘!”

杨岳狠狠道,双目通红,他气力原就比今夏要大,现下猛地一用劲便将匕首夺了回来。

“大杨！”今夏抢不过匕首，只能护住阿锐。

正在此时，马车侧板被人以猛力生生地卸下来，一人立在马车外，掌风浑厚，击向杨岳背心——此人正是今夏疑心许久的车夫之一。

“大杨小心！”今夏疾声喝道。

感觉到背后劲风，杨岳欲侧身躲避，却已来不及，背后重重挨了一掌，喷出口血来。

见杨岳被袭，今夏再顾不得阿锐，顺手在近旁抓了件礼品盒朝车夫砸过去，随即揉身扑出车外，连环掌直取车夫。

她此番原是用来寻杨岳，兵刃皆未带在身侧，加上内力有限，比不得那车夫内功浑厚，与他拼掌着实占不得上风，不一会儿便甚感吃力。

“大杨！快走，去禀报陆大人！”她朝杨岳急道。

杨岳正欲走，门口处却又进来一人，正是另外一名车夫。

“岑寿，住手！”他喝道。

正在与今夏交手的车夫，也就是岑寿，以掌风逼得今夏退开数步，才停手冷道：“他们方才要杀车上的人。”

今夏听得一愣：难道他们是来保护阿锐的？

门口处的车夫扫了眼今夏和杨岳：“你二人为何想杀他？”

“是这样，岑福，”岑寿复开口，解释得清楚了些，“男的要杀人，女的想拦，不过没拦住，故而我才出手。”

今夏扶住受伤的杨岳，恼怒道：“你们究竟是何人？”

岑福与岑寿对视一眼，片刻之后，岑福自怀中掏出一块令牌，亮给今夏看——上面赫然是一个“锦”字。

“你们是锦衣卫？！”今夏一惊，继而便是懊恼，他们行路步态说话口音皆露出蛛丝马迹，自己早就该看出来才对，“你们是从京城来的？陆大人认得你们？”

“我们奉大公子的命令，暗中保护。”

大公子，应该指的是陆绎。今夏暗暗心忖：他们称呼陆绎为大公子，显然并不仅仅是锦衣卫中的上下级关系，应该与陆家关系密切。此事陆绎瞒她瞒得甚紧，说不定也叫这二人暗中监视她，大概还是信不过她吧。

岑福一副公事公办的口吻：“我知晓你们是六扇门的人，暂时借调到大公子手下，本不该互相为难，但他意图杀人，此事我须带他去见大公子，请他定夺。”

“他、他是因为意中人死在阿锐手上，一时激愤，才会想杀阿锐。”今夏忙道。

“我会向大公子禀报。”岑福转向岑寿，“人在这里不安全，你悄悄把人送到你房中去。”

岑寿点头。

说罢，岑福走过来欲架起杨岳，却被杨岳甩开。

“我自己会走。”他面无表情道。

岑寿在旁冷哼了一声，岑福也不着恼，淡淡道：“那自然更好。”

“大杨，你觉得如何？”方才他吐了血，今夏很是担心。

杨岳摇摇头，并不吭声，径直出门去，岑福随后跟上。

今夏迟疑片刻，终还是不放心，快步跟了出去。

眼看着岑福带着杨岳拐过楼角，今夏忙跟着行到楼梯上，迎面正遇上欲下楼用饭的淳于敏，两个丫鬟随侍在旁。

看见今夏的一瞬，淳于敏脸色煞白，话都说不出来。

“淳于姑娘，你没事吧？”今夏好心问道。

见她欺近，丫鬟急忙忙护住淳于敏，受惊地呵斥今夏：“你、你、你快走开！你怎么一身都是血啊？”

今夏低首望去，这才发觉自己衣衫上不知何时沾染了许多血迹，斑斑点点，确实甚是可怕。她回想片刻，应该是杨岳吐血时不慎沾染上的。

“……这不是我……”她话未说完，淳于敏身子一软，已然晕厥过去。

丫鬟顾不上与今夏多言，急急将淳于敏扶回房去。

原来这位淳于姑娘还有晕血的病症，今夏扶了扶额头，心下难免有三分歉疚。待她接着朝陆绎屋中行去，却见岑寿掩门出来，正立在房门外。

此举不言而喻，陆绎并不希望有人打扰。

今夏靠着墙思量片刻，估摸着碍于头儿的面儿，再说阿锐也还好端端地活着，陆绎应该不至于对杨岳太过苛刻，于是她便先回房换衣衫。房中，仅有的两套换洗衣衫湿的湿脏的脏，她踌躇半晌，只好先拿出沈夫人所借的那套衣裙换上。

在房中坐立不安地等了好半晌，直至听见隔壁房间的响动，想是大杨回房了，她连忙蹿过去。

“大杨……”她的手刚刚触到门上，欲推门而入，就听见里面咔嚓一声，杨岳把门闩上了。

“大杨，你还在生我的气啊？”今夏懊恼问道。

里头是杨岳闷闷的声音：“走开！让我静一静。”

杨岳平日性子温和憨厚，但却是个一根筋，他若当真着恼起来，连杨程万都不会与他硬来，只会等到他心境缓和之后再作商量。当下，今夏也不敢再劝，只道：“那你自己静一静，但是……千万别胡思乱想啊！”

房间里头，再无动静。

今夏慢吞吞地回了自己房间，呆坐在桌旁，也不知该干什么，只支棱着耳朵留意隔壁房间动静，就怕杨岳一时钻了牛角尖做出自残之事。

大概过了一盏茶工夫，有人敲她的门。

今夏有气无力道：“谁啊，门没关，进来吧。”

进来的人是岑寿，仍是一脸的冷然，跟棺材板没啥两样。

“大公子让你过去。”命令的口吻，生硬得很。

今夏原就心绪不快，见他摆出官架子，平地里生出一股恼意，身子纹丝不动，问道：

“他找我有何事？”

见她这副模样，岑寿着实恼火：“大公子找你，自然是有事，你不过是个小小贱吏，怎容得你多问。”

“我好歹是六扇门的人，只是暂时借调过来，为何不能问？”她冷哼道，“大不了，你去告我黑状啊！”

“……你还横起来了！你知不知晓，你方才上楼的时候，把淳于姑娘给吓得晕过去。淳于姑娘是何等身份，我告诉你，就这一条罪过就够你在大公子面前吃不了兜着走！”岑寿怒气冲冲地斥责她。

砰的一声，今夏拍桌而起，嗓门一点都不比他小：“她只不过是晕血而已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！你方才把杨岳打得口吐鲜血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！你知晓杨岳的爹爹是谁？他是六扇门赫赫有名的捕头，我告诉你，就着一条罪过就够你在六扇门吃不了兜着走！”

“你、你……”岑寿气得一时不知该说什么。

“你什么你！”今夏余怒未消，道，“亏你也算个男人，冲我嚷嚷，以为我好欺负是不是？挑软柿子是不是？你捏一个试试，看我不炸了你的手！”

胸中气闷难平，她不愿与岑寿待在一个屋子里，抬脚就朝门外走，在门口处正撞上陆绎。

也不知他在门外站了多久，究竟听到多少，今夏愣了一愣，心中又是委屈又是愤怒，一时不知该说什么，只听见身后的岑寿恭恭敬敬唤了句：“大公子。”

是，他们是的大公子，自己不过是个外人罢了。

她将脖子一梗，朝陆绎干脆道：“你去告黑状吧！爷我不伺候了！”

说罢，她咚咚咚下了楼梯，消失在陆绎的眼界之中。

一弯溪水从山间蜿蜒而来，穿过小镇，供镇上的人淘米洗衣，再哗啦啦地奔向下一站。今夏出了客栈，过了桥，沿着溪水而行。

此时，大雨已歇，日头西沉，余晖把溪水酿成酒红色，晶莹剔透。今夏行到石滩上，捡了块溪边的大石，爬到上头看日头，眼看着它从山那边落了下去，余晖消失，周遭笼罩上一层苍苍茫茫的灰白。

心中怅然若失，她坐下来，抱住双膝，愣愣地看着脚下溪水。

唰！从侧旁传来一声轻响。

她转头看去，距离她约十几步远的溪边，不知何时多了个道士打扮的年轻人，一身半旧蓝灰道袍，头上束着髻，面皮侧着看不分明。

他正在垂钓。

“天快黑了才来钓鱼，此人怎的这么古怪？”今夏心忖，又多看了他两眼。

那道士转过头来，也看向今夏，继而愉悦一笑——他双目湛然清明，旁若无人，笑容真挚，宛若孩童，纵然相貌寻常，举手投足却自有一股脱俗之气。

今夏性情良善，也无迁怒旁人的习惯，当下一肚子的气虽然还未消，但见他笑得这般

好看，便也勉强龇了龇牙，做出笑模样来。

“你是哪个观里的？”她喊过去。

那道士笑眯眯地指了指鱼竿，朝她打了个噤声的手势。

今夏便不作声，抱着膝盖歪头看他垂钓。

天色一点一点地暗下去，直至将周遭的一切完全笼罩在沉沉夜色之中。可以看见镇上一家家的灯火亮起来，橘黄的，温暖的，看得今夏心里酸酸的。

她想回家了，想着爹偷笑着从怀里摸出一包猪头肉；想着娘一边给她缝补磨破的衣裳一边絮絮地念叨她；想着弟弟趴在自己肩头不屑地指出纸上的错别字；连家中那股长年不散的豆腥味她此时此刻都甚是怀念。

吸吸鼻子，她深吸口气，残酷的现实就摆在她面前，她不得不把那副伤春悲秋的柔肠先高高搁起来，考虑一下眼下该如何是好。

方才一时气愤，冲着陆绎撂下狠话，往后再怎么办？

万一，他当真去告黑状，端了她的铁饭碗，又该怎么办？

今夏惆怅地叹了口气，就算她把这事往好处想，陆绎不至于去告她的黑状，可她如此顶撞，他来日必定是要给她小鞋穿的。

……

如何是好？她越发烦恼。

“小姑娘，我请你吃鱼，好不好？”大概是今夏太出神了，此前一点声音都没听到，冷不丁的，那道士无声无息地从她身侧冒出来。

今夏吃了一惊，瞪目看着他：“你是谁？”

那道士摊摊手：“我就是个道士。”

“道士也得有个名号吧。”

道士低头想了片刻：“我穿蓝衣，道行不高也不低，名号不妨就叫蓝道行吧。”

这人倒是有趣得很，今夏顿了顿，唤道：“……小蓝道长。”

“这个称呼也行，既亲切又朗朗上口。”蓝道行很欢喜，旋身从大石跃下，招呼她道，“快来吃鱼！”

看他跃下时身姿翩然若蝶，轻功竟是极好，今夏跃下大石，走过去，才看见所谓的鱼竟然是一条条风腌过的小鱼干。

“这是……你钓的鱼？从溪里钓的？”她提溜着鱼干问他。

蓝道行摇头，认真道：“我是个道士，虽说不必戒荤腥，但也只能吃三净肉，怎么可能钓鱼给自己吃呢？”

“那你刚才不是在钓鱼？”今夏诧异道。

蓝道行把鱼竿递给她。

鱼线上压根就没有绑鱼钩，却垂着一个银制小铃铛。今夏摇摇铃铛，不响，再一看，里面没有铃舌。

“这玩意儿放水里做什么？”

“用它，可以感知水底的暗流。”

“水底的暗流？”

蓝道行立在溪边，望着在夜色中汨汨流动的溪水，答道：“你莫看这溪水面上平静，水底下却是激流暗涌，这些鱼儿逆流而上，着实不容易呀。”

看不清他的脸，今夏听着，总觉得他似乎意有所指，却又不知他究竟指的是什么。

“有些鱼儿游不上去，沉在溪底，尸首层层垒起，托住其他的鱼，让它们得以顺利前行。”蓝道行静默了一会儿，转过来笑了笑，忽然换了话题，“这鱼干是不是太咸？其实把它裹在饭团里味道还不错。”

“……”

一阵夜风拂过，山林间树木摇曳，沙沙作响。

蓝道行侧头望了望，收起鱼竿，朝今夏笑道：“我去镇上讨些饭做小鱼干饭团，你来么？”

今夏摇摇头，她还没想好怎么回去面对陆绎。

他也不勉强，反倒笑得越发愉悦：“如此也好，将来有缘的话，我再请你吃。”

今夏点头，拱手作别：“道长保重。”

石滩上这般崎岖难行，眨眼间蓝道行却已行远，背影很快隐没入夜色之中。

方才蓝道行打了个岔，现下她独自一人，烦恼复翻腾上来，捡了一把小石子在溪面上打水漂玩。

咚、咚、咚……小石头跳跃过溪面，最后沉入暗处。

一把小石头扔完，她转身正欲再去捡一些，却看见有手伸过来，掌心摊开，内中是五六颗光滑润泽的鹅卵石。

她抬首看向它的主人，怔住……

陆绎翻拣着自己掌心的鹅卵石，自顾言语道：“打水漂的石头得挑扁平的，这样才能弹起来……这个不行，太圆了……”

今夏愣愣地看着他，迟疑开口道：“大人，您、您……你不恼么？”

此时，陆绎方抬眼瞥了她一眼，奇道：“我以为，是你在恼我。”

“呃，我确实是……”今夏讪讪道，“您不会真的想去告我黑状吧？”

陆绎把挑出来的小石头一股脑放到她掌中，挑眉看她：“后悔了吧？就知晓你会后悔。你倒是痛快，逞一时之勇，现下若不给你台阶，我看你怎么下来。”

不知怎的，听他这么说，今夏眼中不由自主弥漫上一层水雾，连近在咫尺的陆绎都变得模糊起来。“我不是故意想吓唬淳于姑娘的，您不能因为这事怪我，”她低下头，咬着嘴唇，“我也不知晓她有晕血的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她已经被揽入他的怀中，陆绎一手紧搂在她腰上，另一手扶在她脑后，将她的头搁在自己肩膀上。

“以后若难过了，我的肩膀可以借你。”他的声音就在她耳边，带着些许叹息。

这般亲密的举动，今夏便是再后知后觉，也意识到了。意识到她与陆绎之间究竟发生

了什么的那刻，她蒙了。

尚有一滴小泪珠挂在眼角，她却已经浑然忘记方才为何伤心，怔怔靠在他肩上，反复思量着他的话，半晌之后，她猛然抬头，双手用力一撑，挣开陆绎的怀抱，往后退开。

“你、你、你……我虽然只是个小吏，你不要以为可以随便轻薄我！”她恼怒道。

陆绎往前迈步，靠近她微微皱眉道：“明明是你先轻薄我的，你居然还恶人先告状？”

“我！”今夏又急又惊道，“我何时轻薄过你？！”

“在沈夫人家中，你亲口向我承认的。”他手指顺势抚上她的嘴唇，借着月光，歪头细细研究，“上面的牙印已经消了？这么快……”

“那那那那是为了喂你喝药，怎么能算是轻薄呢！”

他迫得这般近，今夏不得不再往后退去，却因心慌意乱被石滩上的乱石绊住，身子一歪差点摔倒，幸而陆绎眼疾手快，复将她捞回怀中。

她正欲挣开，就听见陆绎低低道：“别动！”

以为有什么异常情况，她本能地定住身体。

下一刻，陆绎微侧着头，温柔地，亲上她的嘴唇。

他的嘴唇有些发烫，先是落在她的唇角，轻轻地抿了抿，这让今夏感觉到痒，她的背脊迅速僵直。她还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，他略微移动，吻住她柔软的唇，反反复复辗转吮吸，力道一点点地增加……

对此事的陌生，让今夏慌张得几乎都快站不住了，连手都不知该搁在哪里。

感觉到她的不知所措，陆绎轻轻离开她少许，似笑非笑地看着她。

今夏脑子里乱糟糟的，几乎连怎么吸气呼气都不会了，就像夜里所有的星星都偏离轨迹，每一颗化成流星，在空中到处乱窜，完全没有秩序和章法可言。

“你……”她开口，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陆绎接过她的话，自嘲地笑了笑：“以前我想过，将来与我相伴一生生育女的女人是什样子，怎么也没想到会是你这个样子。”

这话的意思已是再明白不过。

今夏觉得眼前的事情简直就像在做梦一样，不可置信地问道：“你，不会是打算娶我回家吧？”

陆绎点头：“我正是这么想。”

“……”今夏试着掐了自己一下，疼得直龇牙。

“你当真？不是为了占我便宜？”她皱着眉头，“我娘说了，但凡只想占便宜又不肯成亲的男人都是登徒子、浪荡子、无耻淫贼！”

陆绎继续点头：“你娘说得很对。”

饶得他如此，今夏还是满腹疑虑地看着他，紧接着，把石头都丢了，手伸到他面皮上又捏又掐。

“你在做什么？”陆绎面皮被她扭得奇形怪状，完全弄不懂她脑子里在想什么。

“陆大人不会这样，你肯定是易容改装，想来诓我的！”

今夏言之凿凿，手在他面皮上扒拉了半天，却什么也没扒拉下来。

这辈子还没被谁这么蹂躏过面皮，陆绎当下只能无可奈何地看着她。

“奇怪了……你、你真的是陆大人？”今夏讪讪收回手。

“这下肯相信了？”

今夏仍旧摇头：“还是不对，你怎么可能……这事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，我得好好查一查。”

陆绎已经没脾气了：“你打算怎么查？”

“您今晚会不会吃错了什么东西？”今夏思量着，“说不定那家客栈藏着什么奇人异士，您听说过降头师吗？还有苗蛊……都是很邪门的玩意儿，能让人身不由己，我得去查查。”

话音才落，她转头就走，走得还很快。

剩下陆绎孤身一人在石滩上，摇头叹气。

这晚，今夏把客栈上上下下都查了一遍，除了发现账房先生与对门卖豆腐的寡妇有些暧昧，后头厨子偷藏了半斤猪肉之外，别的啥都没发现。

也许自己忽略了什么细节，她熄了灯，心事重重地爬上床，忽地又想到陆绎微微发烫的唇瓣，顿时红了脸，把头拱进了被窝里。

这事若是真的……

不可能。

也许，说不定，是真的？

不会，怎么可能。

……

她埋着头，石滩上陆绎说话的样子复浮现出来，心下隐隐觉得，他是在说真话。若是真的，自己肯不肯嫁他呢？

这个问题似乎并不用思索，她心里便有个小小的声音在回答：自然肯的。紧接着，她就被自己吓了一跳——何时对陆大人起了这个念头？

往昔的一幕幕重新浮现在她眼前，林林总总，他与她之间一点一滴的改变。她意识到短短数十日，自己对他的信赖已经远远超过相处数年的旁人，她不知晓这种情感究竟是什么，可它让她不愿离开他。

若这是真的，该有多好。

她睡着了。

次日清晨，她很早醒来，在客栈前后转悠了两圈，找到了在灶间忙活的大杨。

杨岳沉默着在和面，旁边笼屉里有包子、花卷、烧卖、猪蹄卷等等各种琳琅满目正在发酵的面点。灶间厨子乐得清闲，把粥煮好便出去晃荡。

“大杨，你在忙啊……”今夏讨好地凑过去，热心道，“来来来，我来帮你和面。”